

余生二十四小时

亲缘采集站在郑州东站西广场地下二层。

上面是高铁。

下面收购亲情。

它不是中国人的机构。

事实上，地球上所有亲缘采集站都不属于任何国家。

五年前，第一艘来自战争文明的医疗船停在月球背面。两年后，《地球亲缘体验采集协定》签署。

从那以后，北京、郑州、上海、孟买、开罗、圣保罗、墨西哥城……

很多城市地下都出现了这种地方。

它们不出售商品。

只收购一种东西。

人类尚未发生的亲情。

周启第一次看见广告的时候，正蹲在郑州东站外面吃一盒十二块钱的盒饭。

广告牌上只有两行中文。

收购人类亲缘体验。

父母、子女。即时检测，即时支付。

最下面是一行很小的字：

交易不会减少您的客观寿命。

后来周启才知道，这句话完全正确。

它只是没有告诉人类：

客观时间和真正活过的时间，并不是同一种东西。

周启二十四岁。

儿子三岁。

父亲五十，母亲四十八。

他在苏州一家设备厂做安装。

父亲前年做过一次心脏手术。

家里欠十四万。

十四万不是一个大数字。

但对于周启来说很大。

第二天上午，他走进采集站。

大厅没有银行柜台。

只有一排白色隔间。

每个隔间里坐着一个外星人。

人类媒体把这个文明叫作“赫连文明”。

因为它们真正的文明名称无法用人类发音器官读出来。

它们和人类很不一样。

身体很高，四肢细长，皮肤呈暗灰色，没有明显毛发。面部结构非常简单，眼睛却很大。

最奇怪的是它们说话。

它们不会真正开口。

声音直接从隔间顶部的翻译器传出来。

周启坐下以后，对面的生命看了他大约两秒。

翻译器响起。

“人类男性。”

“年龄二十四地球年。”

“直系亲缘对象三个。”

“请陈述你准备转让的关系。”

周启一时没反应过来。

“啊？”

对方等待。

它似乎没有理解这个语气词。

周启说：

“我想卖亲情。”

“这是你进入本设施的原因。”

“我知道。”

“那么请指定关系。”

周启觉得和它说话很别扭。

“都能卖什么？”

“你们称作父爱、母爱、子女依恋的体验。”

“夫妻呢？”

“拒绝采集。”

“为什么？”

外星生命停顿了零点几秒。

“生殖伴侣关系的神经结构稳定性不足，个体差异过大，医疗价值较低。”

周启没想到会得到这样的回答。

“那父母孩子就稳定？”

“在你们物种中，是。”

“你们买这个干什么？”

外星人看着他。

“治疗战争幸存者。”

离地球一万七千光年的地方，曾经发生过一场战争。

一个已经能够改造恒星的文明，与分布在宇宙边缘的高级文明发生了持续一百七十年的战争。

地球人后来给它取了一个很俗的名字。

边缘战争。

没人知道死了多少生命。

新闻里说，是十的十七次方量级。

那个数字太大。

所以没有人真正理解。

但如果把它拆开，就会简单许多。

其中一个人失去了儿子。

另一个人失去了父亲。

一个母亲等了七十年。

一个孩子直到成年，也没等到执行任务的父亲回来。

战争结束以后，赫连文明发现了一件他们以前没有考虑过的事情。

他们可以重建器官。

可以恢复记忆。

可以复制人格。

甚至可以制造一个和死者在分子结构上几乎相同的生命。

但是这些都无法治疗一种非常古老的创伤：

失去亲人。

复制一个死去的儿子没有用。

因为父亲知道：

那不是他。

模拟一个童年也没有用。

因为病人知道：

这没有发生过。

他们尝试了九十多年。

最后，在一个技术水平远低于他们的文明身上发现了一种异常强烈的原始神经结构。

人类。

周启问：

“怎么卖？”

外星生命说：

“我们提取你未来发生的某部分亲缘体验。”

“什么意思？”

“请提出一个具体问题。”

周启想了想。

“比如我卖十小时我陪我儿子的时间，会怎么样？”

“表述不准确。”

“哪里不准确？”

“我们不收购你与子代共同存在的时间。”

“那收什么？”

“你对他的亲缘体验。”

周启还是没懂。

外星人改变了表述。

“假设未来某一天，你与你的子代共同进食十小时。”

“嗯。”

“其中九小时你观看屏幕、处理工作、与其他个体交谈、睡眠，或者没有对他的存在产生有效亲缘反应。”

“嗯。”

“那么这九小时没有交易价值。”

“剩下一小时呢？”

“可以采集。”

“采了会怎么样？”

外星生命回答：

“事件正常发生。”

“我呢？”

“你的身体正常参与。”

“我会说话？”

“会。”

“会抱他？”

“如果原本会，就会。”

“那卖掉的是什么？”

外星人看着他。

“你。”

周启愣住。

翻译系统似乎判断这句话容易产生歧义，于是自动补充：

“更准确地说，是你对那段经历的主观拥有。”

“举个例子。”

“你进入房间。”

“嗯。”

“亲缘体验开始。”

“然后呢？”

“然后在你的意识中，下一时刻已经是十小时以后。”

“中间十小时呢？”

“属于购买者。”

周启沉默了一会儿。

“谁买？”

“战争幸存者。”

“你们的人？”

“是。”

“你们自己没有亲情？”

外星人第一次出现了类似停顿的动作。

“有。”

“那为什么买我们的？”

“因为我们失去了。”

这句话说得很平。

甚至没有语气。

周启不知道为什么，反而觉得有点不舒服。

“你们这么厉害，也治不了？”

“能够治疗组织损伤。”

“能够治疗认知损伤。”

“能够治疗人格损伤。”

“无法凭空制造真实发生过的亲缘关系。”

周启问：

“所以你们把我们的拿走？”

“购买。”

外星人纠正他。

“按照你们法律认可的交换方式。”

“我要卖。”

周启说。

“指定关系。”

“我对子女的。”

他停了一下。

“还有我对父母的。”

“选择一个首先检测。”

“父母。”

“预计出售多少？”

周启想了想。

“十年。”

外星生命没有反应。

“这个单位无法使用。”

“那按什么？”

“秒。”

“按秒？”

“是。”

周启笑了。

“那五千小时吧。”

外星生命看着他。

“你的估计存在严重误差。”

“什么意思？”

“检测。”

一个银白色圆环从上方落下。

没有疼痛。

四十多秒以后，屏幕亮了。

上面出现一行字。

关系方向：子代→父母

预测剩余有效亲缘体验：

24 小时 17 分 06 秒

周启盯着屏幕。

过了一会儿，他笑了。

“你们机器坏了。”

“没有。”

“我爸才五十。”

“是。”

“我妈四十八。”

“是。”

“他们还能活几十年。”

“高概率事件。”

“那为什么只有二十四小时？”

外星生命停顿了一下。

然后说：

“你误将他们的剩余寿命理解为你与他们的剩余关系时间。”

“这是人类交易者中非常常见的计算错误。”

屏幕展开。

第一行。

2027 年。

春节回家六天九小时。

周启说：

“你看，六天。”

“错误。”

外星生命说。

“空间接近不等于亲缘陪伴。”

屏幕继续显示。

睡眠：47 小时。

走亲访友：31 小时。

使用手机：18 小时。

照顾子女：21 小时。

与配偶活动：13 小时。

娱乐及其他活动：15 小时。

与父母存在直接亲缘体验：

31 分钟。

周启没有说话。

屏幕继续向后。

2028 年。

26 分钟。

2029 年。

没有回家。

全年与父母通话二十一次。

平均通话一分四十九秒。

其中大量内容为功能性信息交换。

“身体怎么样？”

“钱够不够？”

“什么时候回来？”

真正达到亲缘体验阈值：

11 分钟。

2030 年。

回家七天。

其中三天陪妻子回娘家。

一天参加婚礼。

两天带孩子去县城。

有效亲缘时间：

43 分钟。

周启打断它。

“什么叫有效？”

外星人回答：

“当你的意识真正指向他们。”

“什么意思？”

“你们人类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错误。”

“什么？”

“你们经常认为，只要两个人处于同一空间，就已经拥有彼此。”

周启没说话。

外星人继续：

“不是。”

屏幕继续滚动。

2044 年。

母亲第一次住院。

周启回家三天。

办理手续。

缴费。

联系医生。

接亲戚电话。

处理工作。

真正坐在母亲旁边、注意力主要停留在母亲身上的时间：

47 分钟。

2050 年。

父亲行动困难。

周启四十八岁。

儿子准备结婚。

春节只回家两天。

有效陪伴：

19 分钟。

2055 年。

父亲去世。

周启参加丧事两天。

亲缘体验：

8 分钟 42 秒。

周启猛地抬头。

“我爸死了才八分钟？”

“不是。”

“那是什么意思？”

“死亡仪式持续两日。”

“但绝大多数时间，你处理的是仪式、亲属、程序和社会关系。”

“不是你的父亲。”

屏幕继续。

2057 年。

母亲去世。

曲线归零。

最下面重新出现：

24 小时 17 分 06 秒

周启很久没说话。

最后他说：

“这还没发生。”

“正确。”

“所以可能不准。”

“正确。”

周启抬起头。

“那我可以改。”

外星生命第一次立刻回答。

“当然。”

“怎么改？”

“行为。”

“比如我以后每年多回去几天？”

“可能增加。”

“多打电话？”

“如果你真正想与他们说话。”

“也增加？”

“是。”

周启怔了几秒。

“那你们现在怎么卖？”

“我们只购买当前轨迹下高概率会发生的亲缘体验。”

“以后新增的呢？”

“属于你。”

“你们不要？”

“如果未来重新出售，可以再次评估。”

“那要是我不卖呢？”

“也属于你。”

周启第一次觉得眼前这个东西不像商人。

它更像一个医生。

或者一个来地球收集某种极稀有生物材料的科研人员。

它根本不劝他卖。

甚至完全不关心他卖不卖。

周启问：

“二十四小时多少钱？”

外星人报出：

“当前兑换价值：二十一万六千四百地球人民币。”

周启猛地抬头。

“这么贵？”

“是。”

“为什么？”

“战争后，失去父代个体数量很多。”

“需求高。”

周启突然问：

“买我这个的人是谁？”

“无法提前指定。”

“也是你们这种？”

“可能。”

“他是失去了爸爸？”

“或者母亲。”

“你们也叫爸妈？”

外星生命看着他。

“翻译系统如此表达。”

“真正的含义？”

外星生命停顿了一会儿。

“创造我的人。”

“保护我的人。”

“在我无法独立存活时承担我的生存成本，并且希望我继续存在的人。”

它说：

“你们称之为父母。”

旁边的隔间突然有人提高声音。

“这不可能！”

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站起来。

西装。

公文包。

手机一直在震。

对面的外星采集员静静坐着。

男人把检测结果拍在台面上。

“我女儿七岁！”

“确认。”

“她天天跟我住一起！”

“确认。”

“那为什么只有七百多个小时？”

外星生命说：

“因为你们共同居住。”

“不是共同生活。”

男人愣住。

“有什么区别？”

“十一年后，你的子代成年。”

“按照现有轨迹，你们未来共同处于同一建筑中的时间约一万九千小时。”

“但你的注意力指向她、并且产生父代亲缘体验的时间，约七百一十三小时。”

男人脸色很难看。

“我每天都见她。”

“是。”

“每天！”

“重复陈述不会改变检测结果。”

男人的手机又震了。

他低头看。

回了一条消息。

外星采集员等待。

十几秒以后，它说：

“刚才十四秒也是样本。”

男人突然把手机按灭。

下午，有一个很有钱的人来到采集站。

四十三岁。

上市公司董事长。

专门通道。

后来周启在新闻上认出了他。

身家四百多亿。

他当天出售了一部分亲缘体验，用于换取一种外星延寿治疗。

周启无意间听到两个采集员交谈。

它们没有压低声音。

因为赫连文明似乎没有人类这种“背后议论别人”的习惯。

“编号 A77192。”

“父母方向剩余十七小时四十二分。”

“子代方向一百五十二小时。”

另一个外星生命问：

“拥有地球货币很多？”

“很多。”

“为什么亲缘资产如此少？”

“长期工作。”

“两个子代分别生活在瑞士与北美。”

短暂停顿。

另一个外星生命说：

“奇怪的物种。”

“什么？”

“它们会花费绝大多数时间获取一种可以交换任何商品的中介物。”

“然后发现有一种东西不能用这种中介物买回来。”

周启站在旁边。

一句话也没说。

轮到检测对子女的亲缘时间。

圆环再次下降。

四十秒。

屏幕亮起。

父代→子代

563 小时 08 分 41 秒

周启松了口气。

五百多小时。

多得多。

然后他算了一下。

不到二十四天。

儿子三岁。

到十八岁还有十五年。

十五年。

二十四天。

他抬头。

“你是不是又算错了？”

“没有。”

时间轴展开。

四岁。

春节回家八天。

儿子整天跟在他屁股后面。

有效亲缘体验：

十九小时。

“为什么？”

“你饮酒。”

“打牌。”

“观看短视频。”

“与配偶争执。”

“睡眠。”

“走亲戚。”

“这些行为与父代亲缘体验无直接关系。”

七岁。

周启给儿子买了一台平板。

在家九天。

有效时间：

十三小时。

十二岁。

孩子开始不再黏他。

十四岁。

第一次因为成绩争吵。

十五岁。

春节期间父子真正交流不到二十分钟。

十六岁。

孩子说：

“爸，你不懂。”

十八岁以后，曲线迅速变平。

二十二岁。

工作。

二十五岁。

结婚。

二十八岁。

孩子有了自己的孩子。

周启六十岁。

全年父子有效亲缘互动：

2 小时 11 分钟。

周启问：

“他以后不跟我说话？”

“会。”

“那为什么只有两个小时？”

“语言活动不等于亲缘活动。”

“什么意思？”

“你与你父亲现在也经常通话。”

周启不动了。

外星人继续：

“你是否认为那些通话都属于陪伴？”

周启想起父亲。

每次电话。

吃了吗？

吃了。

累不累？

不累。

钱够吗？

够。

什么时候回来？

春节。

没事挂了。

一分钟四十秒。

两分钟十三秒。

三十二秒。

原来一个人的一辈子，可以被这样一点点加起来。

外星采集员问：

“准备出售多少？”

周启沉默很久。

“父母那二十四小时，如果我全卖了……”

“约二十一万。”

“卖掉以后，我回家是什么感觉？”

“没有感觉。”

“比如我五十岁回去看我爸。”

“如果该体验被执行。”

“你进入家门。”

“然后？”

“然后你发现自己已经离开。”

“中间呢？”

“对你的父亲，中间存在。”

“对购买者，中间存在。”

“对你，不存在。”

“我爸知道吗？”

“他经历全部过程。”

“他会觉得我陪了他？”

“是。”

“只有我不知道？”

“不是不知道。”

外星人说。

“是没有拥有。”

周启看着屏幕。

十四万。

父亲手术留下的债。

儿子的幼儿园。

信用卡。

他最后说：

“卖九小时。”

“确认。”

“九小时。”

“确认。”

“普通的时间。”

“定义。”

“不要医院。”

“不要他们快死的时候。”

“不要特别重要的时候。”

外星生命停顿。

“你的意思是排除高强度亲缘事件。”

“对。”

“可以。”

“只拿普通的。”

“接受条件。”

打印合同。

周启签字。

八万一千元到账。

他盯着手机里的余额看了很久。

这是他第一次发现：

九个小时原来这么值钱。

三个月以后，他突然请了两天假。

车间主任问：

“国庆马上放，你现在请什么假？”

“回家。”

“家里出事了？”

“没有。”

“没事回去干什么？”

周启想了想。

“不知道。”

五小时高铁。

一个小时大巴。

下午四点到家。

母亲正在院里晒豆角。

看见他，愣住。

“你怎么回来了？”

“没事。”

“厂里放假？”

“没有。”

“那回来干吗？”

周启站在那里。

父亲从屋里出来。

“吃饭没？”

“没有。”

“让你妈下面。”

母亲往厨房走。

周启跟进去。

他说：

“我帮你。”

然后——

天黑了。

周启站在院子里。

手里端着一个空碗。

他猛地抬头。

厨房灯已经亮了。

父亲坐在门口。

母亲正在收拾桌子。

“几点了？”

母亲奇怪地看他。

“七点多啊。”

周启浑身发冷。

“刚才呢？”

“什么刚才？”

“我刚才不是刚回来吗？”

母亲笑起来。

“你今天怎么回事。”

“你跟你爸说了半天话。”

“还说以后想换个轻松点的工作。”

父亲坐在门口。

“少挣点就少挣点。”

母亲说：

“你小时候那些破事，你爸都给你翻出来了。”

父亲说：

“他自己问的。”

三小时十一分钟。

没有了。

一万七千光年以外。

赫宁进入治疗舱。

战争结束九十六年。

他的儿子已经死了九十六年。

他们的文明曾经复制过那个孩子。

身体完全相同。

记忆完全相同。

复制体见到他以后，用儿子生前的语气称呼他。

赫宁只和复制体生活了十一天。

第十二天，他要求终止项目。

治疗师问：

“为什么？”

他说：

“因为我知道。”

“知道什么？”

“他不是。”

后来医生告诉赫宁：

“你需要的不是再次看到你的儿子。”

“你需要再次成为某个人的父亲。”

于是他开始购买地球人的亲缘体验。

七分钟。

十二分钟。

二十八分钟。

有时候来自母亲。

有时候来自父亲。

有一次来自一个墨西哥老人。

那十四分钟里，一个小女孩趴在老人膝盖上睡着了。

赫宁哭了。

他们文明已经很久不通过眼泪表达痛苦。

但从人类神经体验里继承来的某些反应，会暂时覆盖他们自己的身体习惯。

这一次，是三小时十一分钟。

中国。

河南。

一个很小的院子。

一个老人说：

“挣钱够花就行。”

一个年轻男人低头吃面。

老人又说：

“人这一辈子其实没多长。”

赫宁不知道面是什么。

不知道河南在哪里。

不知道这个年轻人的名字。

但三小时十一分钟里，他重新感觉到：

有人比自己先来到这个世界。

有人在自己弱小的时候保护过自己。

有人正在变老。

而自己希望他慢一点变老。

治疗师记录：

创伤神经崩解指数下降 17.3%。

这是赫宁九十六年来最好的一次治疗。

第二天早晨。

周启醒得很早。

父亲正在院子里修一把坏椅子。

周启搬小凳子坐过去。

父亲问：

“你不睡？”

“不睡。”

“坐这儿干什么？”

“没事。”

父亲继续敲木头。

咚。

咚。

咚。

一分钟。

两分钟。

五分钟。

时间没有跳。

周启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这次回家原本不在检测结果里。

按照原来的生活轨迹，他今天应该还在苏州。

因此这两个小时不是旧的二十四小时中的任何一部分。

它们以前根本不存在。

这是新增的。

没有卖。

属于他。

周启突然笑了。

父亲抬头。

“你笑啥？”

“没事。”

“有病。”

周启把另一把钳子拿过来。

“爸。”

“嗯？”

“这个怎么弄？”

“这有什么好弄的。”

“你教我。”

父亲把椅子拖过来。

“你看。”

“这里得先卡住。”

那天上午，两个人修了一把根本不值钱的破椅子。

用了两个小时四十三分钟。

一年以后，赫连文明向地球联合管理机构提交了一份正式报告。

报告标题翻译成人类语言，大约是：

《关于地球亲缘体验可采集量持续下降的异常说明》

他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

越来越多接受检测的人，最后没有出售。

更奇怪的是：

这些人的亲缘时间在检测后普遍增加。

有人开始每星期给父亲打一次电话。

有人第一次推掉周末加班。

有人坐在写作业的女儿旁边两个小时，没有拿手机。

有人买了张火车票回家。

赫连文明认为，这影响了医疗原料供应。

在一次谈判中，一名赫连代表问：

“为什么你们的亲缘资产会在完成检测后增长？”

地球代表说：

“因为他们看见数字了。”

“数字改变了行为？”

“是。”

“但检测只是描述未来。”

“对。”

“描述未来导致未来失效？”

“对。”

赫连代表沉默了很长时间。

最终，它说：

“你们这个物种很难预测。”

地球代表说：

“我们一直这样。”

赫连文明随后提出：

“这是否属于人为减少医疗物资出口？”

地球代表回答：

“不。”

“为什么？”

“因为那些新增的时间，过去本来就不存在。”

二十多年以后。

周启再次来到郑州东站。

父亲已经去世。

母亲还活着。

儿子二十七岁。

采集站还在地下二层。

柜台后仍然坐着赫连人。

周启坐下。

一个年轻的采集员读取他的身份信息。

“你曾经交易。”

“对。”

“九小时。”

“对。”

“需要再次出售？”

“不。”

“那么为什么检测？”

周启说：

“我想看看还有多少。”

外星生命似乎不能理解这种动机。

“如果不交易，检测没有必要。”

“对你们没必要。”

“对我有。”

采集员看了他几秒。

“接受。”

圆环下降。

四十秒。

结果出现。

关系方向：子代→父母

186 小时 31 分

周启看了很久。

采集员说：

“你的历史记录显示，二十四岁时预测值为二十四小时十七分。”

“嗯。”

“现在你的父亲已经死亡。”

“嗯。”

“母亲预期剩余寿命也显著下降。”

“嗯。”

外星生命似乎第一次产生了真正的困惑。

“为什么剩余亲缘时间反而增加了七倍？”

周启笑了一下。

“因为你们当年算错了。”

“不可能。”

“不是机器算错。”

周启说。

“是我后来变了。”

采集员不说话。

周启站起来。

“还有别的服务？”

“没有。”

“那我走了。”

他走到门口。

外星生命忽然问：

“人类周启。”

周启回头。

“什么？”

“我们是否可以询问一个非交易问题？”

“问。”

“第一次检测以后，你知道自己的父母方向只剩二十四小时。”

“是。”

“为什么这个信息会增加时间？”

周启想了想。

“因为以前我总觉得还有几十年。”

“事实上的确还有几十年。”

“不是一回事。”

外星生命看着他。

周启说：

“你们第一次见我的时候，不就告诉过我吗？”

“什么？”

周启笑了。

“父母还能活多久。”

“和我还能陪他们多久。”

“不是一回事。”

外星生命没有回答。

周启转身离开。

大厅上方，一列高铁正在进站。

手机响了。

母亲发来一条七秒语音。

“到哪儿了？”

周启没有打字。

他直接拨了电话。

电话很快接通。

“妈。”

“嗯？”

“我到郑州了。”

“几点到家？”

“晚上。”

“吃饭不？”

“吃。”

“想吃啥？”

“都行。”

母亲开始讲村里的事。

谁家的房子翻修了。

谁家的狗跑了。

今年玉米长得不好。

隔壁那棵枣树结了很多枣。

没有一件重要。

周启一直听。

四分钟。

七分钟。

十一分钟。

地下二层。

赫连采集站的数据库仍然连接着他的动态预测模型。

年轻的外星采集员忽然看到一个数字开始变化。

186 小时 31 分 00 秒。

变成：

186 小时 31 分 01 秒。

然后：

186 小时 31 分 02 秒。

采集员注视着屏幕。

另一名赫连人经过。

“发生什么？”

“预测模型出现实时偏移。”

“原因？”

“该人类正在与母代个体通话。”

“这种通话过去大量存在。”

“是。”

“为什么这次增加？”

年轻的赫连人分析了几秒。

然后回答：

“因为这一次，他正在听。”

两名外星生命一起看着那个缓慢上升的数字。

十一分零三秒。

十一分零四秒。

十一分零五秒。

一万七千光年之外，还有无数失去父亲的人。

失去孩子的人。

失去母亲的人。

它们等待着地球运来的药物。

等待着某个陌生人愿意出售一顿饭。

一次拥抱。

一个下午。

或者几分钟没有被打断的电话。

而在地球上，人类终于被一个来自星际战争的文明，用一种近乎残酷的方法提醒：

人们总说余生很长。

但“年”从来不是亲情的单位。

真正属于一个人的余生，是另一种东西。

一顿饭。

一次电话。

一把修了两个小时的椅子。

以及某一天，当一个人终于肯坐下来，不再去做别的事情的时候——

那些原本根本不存在的時間，

才开始存在。